

典型研究

Dian Xing Yan Jiu

有限的选择空间与想象的未来

——对农村青少年做学徒的话语分析

□ 汪冰冰

摘 要：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我国中部省份7位农村青少年成为学徒的历程和动因进行考察，分析“做学徒”这一观念是如何通过主流话语和个体话语被接受的。研究发现重要他人与“人家”的话语共同为这些青少年构建了一个有限的选择空间。在主流话语的底色下，这些青少年在职业探索中塑造着自己的选择话语，打工在他们的话语建构总是“没有自由和未来的”，而对做学徒和中职学校两种技能习得方式的不同话语建构是他们选择学徒的重要原因：与职业学校被他们建构为脱离实践、管理松散的形象不同，做学徒被塑造为实践导向、磨炼意志、学得本事进而实现未来独立开店的途径。

关键词：学徒；话语塑造；有限的选择空间；想象的未来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8.0197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进入城市。很多研究者将农村青少年离开学校后的结果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等同于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1]，并未对这一群体的流向进行详细的分析。实际上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短期的经济需求已经不是大多数农村家庭子弟必然要直接面临的压力^[2]，许多农村青少年在离开学校之后并没有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呈

现出多样化的选择倾向。而掌握技能是立足城市生活的重要保障，在中职学校、在职培训之外，作为古老的技能习得方式——学徒在当下也依然存在。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刘文利认为非在学的农村青少年主要有三种出路：做学徒、打工及无所事事^[3]。罗海燕发现许多农村青少年在离开学校之后并没有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选择成为一名学徒^[4]。关晶和石伟平在对职业教育中的现代学徒制进行研究时，也发现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仍然广泛存在（非正式）学徒现象，学徒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并没有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完全终结^[5]。陈俊兰基于内在制度和外在

制度的视角,通过对某个月份北京市65家企业学徒需求状况进行分析,解释当今社会依然普遍存在的学徒现象^[6]。但这些研究要么是在研究农村青少年出路时提及学徒而没有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研究,要么主要聚焦在现代学徒制上,而学徒群体并非其研究的重点。可以说虽然学徒至今仍活跃在很多行业领域,却没有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学徒整个群体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结合彭南生对学徒的定义^[7],本研究中的学徒是指以成为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或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的,在雇主或师傅的指导下,在实际工作中学习相应技艺,并在一定时期内从事无偿或少量有偿劳役服务的个体。

在笔者与这些学徒的访谈中,经常听到他们说,“我当时下学了,人家说我要么去打工,要么学厨师,要么学理发,要么学修车”,“要么、要么”这样限定性的话语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对这些选项又有着自己什么样的理解呢?与更为普遍的外出打工和更为主流的职业学校相比,这些农村青少年为什么选择做学徒呢?在宏观的制度、结构之外,从话语分析的微观层面他们自己对这一选择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话语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从更为深入的层面上说,它是与社会实践相重叠的语言系统。在话语隐秘的褶皱里,自然也包含了超越其表层含义的丰富而广阔的社会性意义^[8]。在20世纪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中,人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话语不再是不带任何价值色彩的、中性的、透明的交流媒体。相反,话语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认同,同样的话语将规约意识的类似性和价值的趋同性。福柯尤其重视话语,在他看来,话语与权力是共生的^[9],这一共生现象,构成了我们生存的无形网络;人生活在话语中,总受着某种权力的无形支配^[10]。

在福柯的基础上,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创立了批判性话语分析体系,他认为鉴别话语文本时研究者应考虑在权力关系中,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主地为经验赋予意义,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沦为话语的附庸^[11]。对于非在学的农村青少年来说,他们处于一定的社会场域之中,外在于他们的主流话语,如面目不清的人家及重要他人的建议,对他们有一定的期望,也承载着主流社会对于他们的规训。但是正如巴尔特所言,尽管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受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但他们在选择的过程中会将自己的情感与愿望投射到特定的意义中,赞同、反对

或调整社会的预期^[12]。那这些农村青少年的期待和想象又是如何影响自己的选择的呢?

二、研究方法

考虑到学徒群体无论在空间分布还是在行业分布上都比较分散,更重要的是,笔者需要通过对学徒及其父母的话语分析,获致他们对自己选择做学徒的意义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法,主要通过观察以及与学徒及其父母的访谈来收集资料。本文的研究材料来自2017年与2018年笔者在北京、河南两地所进行的调查,收集资料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2017年4月至9月,2018年2月至3月。在两次调查中,笔者先后访谈了7位不同行业的学徒以及部分学徒的父母,这些学徒分布于厨师、理发、汽修、裁缝等学徒广泛存在的行业。研究共进行了11次深度访谈,2次参与式观察。表1、表2分别是对本研究所访谈的7位学徒及其父母基本情况的简单介绍,出于学术伦理,笔者对他们的名字都进行了处理。

表1: 访谈的学徒基本情况介绍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地址	离校时 年级	学徒 行业	做学徒 时年龄
亚晨	男	21	豫东梁庄	初二	厨师	14
泉岭	男	22	豫东秦庄	初二	厨师	15
万琴	女	24	豫南王村	初二	裁缝	14
吴阳	男	24	皖中董楼	初三	理发	15
夏军	男	32	豫东夏村	初三	厨师	16
栾葵	男	21	豫东栾村	初二	汽修	15
武杰	男	21	豫东栾村	初二	汽修	15

表2: 访谈的学徒父母基本情况介绍

姓名	与学徒关系	家庭地址	职业	年龄
严春莲	亚晨母亲	豫东梁庄	种地兼打工	46
梁素兰	泉岭母亲	豫东秦庄	种地	44
秦建军	泉岭父亲	豫东秦庄	种地	45
李绍梅	吴阳母亲	皖中董楼	清洁工	48
郭玉芝	栾葵母亲	豫东栾村	种地兼家政 保姆	46
栾复兴	栾葵父亲	豫东栾村	种地兼工地 装修	46

三、话语对有限选择空间的塑造

1. 主流话语对农村青少年有限选择空间的塑造

人家说要不你学厨师，要不你学理发，要不你学修车是吧？三个行业里边选一个，要不就装修嘛。（向葵201802）

我以前在L中学上学，人家老师不是说叫我学厨师的嘛。他给我写成绩单上面了，他写的要不去打工，要不去学厨师，不要耽误我。B中学的校长也给我爸说别让我上（学）了，让我学了手艺，或者当个兵，就这样。（亚晨201705）

下了学能干啥，有的人可能就给你说理发了，有的进厂啊药厂鞋厂啊这一类的。（泉领201705）

在访谈中，当被问到为什么做学徒时，他们频繁提到的“人家”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农村青少年或许最终进入了不同的行业，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职业选择空间的论述却惊人地相似，为什么不管是学徒自身还是其父母甚至周围人都会将这几个行业看作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呢？这个决定看似是由他们基于自己的兴趣或者父母亲友考虑到他们未来生活帮他们做出的，背后却有着社会民情风尚对他们的规训，其中的社会逻辑和力量推着他们往这个方向前进。正如托克维尔指出：“民情一词……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13]。在他们离开学校之后，“要不、要不”这样限定性的建议就不断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些话语的主体多为面目不清的“人家”、“有的人”，当研究者继续追问人家是谁的时候，他们回答“我也忘了，但是人家都是这么说的”或者“不是谁给我说嘞，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啊”。尽管这些话语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它是社会中一种真实的权力^[14]，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话语所蕴含的权力不是单向的控制力，而是弥漫在整个社会权力关系的网络中，为其镌刻上特定的身份标签，并为其配置特定的声音^[15]。主流话语所代表的权力无孔不入，为他们准备了“只可如此”的声音，框定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2. 主流话语内化为个体话语的路径

虽然个体的话语、观念必然会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但主流话语毕竟是面对一般情况而言的，而在个

体选择中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具体情境，在这些具体的情况中，主流话语又是如何影响个体话语，而最终使得个体接受了主流话语所塑造的有限选择空间的呢？

（1）复数修辞

你想想啊，像我这种初中没毕业的人，有几个行业可以选，要不干理发，要么修车，要不厨师，要不当保安，要不就干苦力，就是在工地上干对吧，你说像这没文化能干啥，咱只能干几个行业！越脏越累的话就是没文化的人干的。（亚晨201705）

亚晨的这种说法和主流话语中的“人家”如出一辙。而这种主观认识和外部氛围通过复数修辞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访谈中也可以发现，亚晨用“没有文化的人”来指称他们这样一个群体，亚晨在讲述自己当时的职业选择时，运用了一种复数修辞，“这种”、“初中没毕业的”、“没文化的人”，从而自觉地将自己划入了某个群体，在这里亚晨用文化这一标准将自己的职业选择圈定在一个脏而累的空间中，有文化就在职业选择空间中拥有更多优先的权利，不累不苦的职业空间是向这些人开放的，而对亚晨他们则是闭合的。亚晨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选择做学徒的个体性，将自己做学徒的决定放进了其所属群体选择的必然渠道上。

在访谈中，当研究者问亚晨为什么想做厨师时，他戏谑地回了一句，“我说我想做科学家，可现实？”在很多情况下，话语主体非常清楚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也明白如何进行话语表达，当出现超出自身角色的话语时，话语主体会主动地将自己排除。

（2）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是由克里斯蒂娃（Kristeva）提出的，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在已有话语基础之上建构的，任何文本的构成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6]。通过将访谈资料进行文本化转录之后，发现学徒所说的“人家说”和在解释自身选择原因时的话语非常相似，只是把话语发出者的“人家”换成了“我”，在主流话语和个体话语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互文性。

问：你为啥决定学厨师/修车了呢？

我算是小时候就好摸索这个车，就喜欢车。下学以后，我嫌做饭麻烦，我不喜欢做饭，但是剪头吧，我想天天弄得利索，我还不喜欢，所以我还是喜欢修车。（武杰201803）

当时他爸说，你不上学了，你想干哪一（行）

业？我说不管咋样，你得学个手艺，你啥也别给我干，你就学修车吧，将来以后学修车有出息，就这样学修车学这几年了。（郭玉芝201802）

年龄不到我就从鞋厂回来了，我就说干厨师吧！当时什么情况，做饭嘛，当时那时候不知道有厨师这个行业，就知道会做饭，做饭的，属于这种，因为我在家里也比较喜欢这个做饭。（泉领201705）

对于自身为什么想做学徒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学徒的回答在研究者看来未免有些太过笼统，几乎和“人家”口中的建议一样。还是“要么、要么”的语法结构，研究者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时，带着一种听故事的预设，比如他们是如何离开了普通教育体系，进行了什么样的尝试，又因着什么样的契机最终成了一个行业的学徒，这样的经历是一个生动鲜活、有头有尾的故事。但很多时候研究者得到的答案是比较笼统的，没有太多环境和情节的交代，在访谈对象看来仿佛这些是不需要交代的，因为本就应该如此，但吊诡的是，听者也不会觉得突兀和奇怪，说者和听者之间达成一个默契，因为在听到他们说这些话之前，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这样类似的说法了，他有哪些选择，双方都心知肚明，他们的话和主流话语之间有着高强度的互文性，只是武杰明确地将这个选择又重述了一遍，而泉领用“兴趣”止住了研究者所有的疑问。但无论是两种话语在名面上的交叠和互涵，还是在个体之间默认的契合，都加强了这些农村青少年对于有限选择空间的认同。

四、在有限选择空间里的探索

既然他们认同了有限的选择空间，那自然就有打工、做学徒与上中职学校的比较，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选择的呢？

1. 没有自由和未来的打工者

在鞋厂我负责描鞋边，天天就是描鞋边、压鞋、描鞋边、压鞋，然后做得我不想做了，工资还行，但我不想在那干了，成天在那坐着难受。（栾葵201802）

一下了学直接进厂打工的话，虽然工资高了，但是你这辈子你算是完了。只能进厂打工，你啥不会，你离了那个厂你都活不了！（武杰201803）

栾葵用简单重复的话语讲述了其打工生活的单调、枯燥、无聊，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很多甚至都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导致了他们在城市中可选

择的生存机会很有限，因此传统行业或工厂中的操作性工作就成为他们的选择，但是这些工作内容是枯燥的，管理是严苛的。而武杰的话语中凸显了对未来职业发展空间的担忧，如果没有技术可以傍身，那么他的发展空间和选择空间更为有限，职业地位的提高也更为被动。

站在父母一方看待打工，他们是基于自身或周边人的打工经历作为反驳的有力支撑，他们考虑的是以后的日子，做的是长远的打算，“我和他爸光想叫他们学个手艺，打工打到啥时候啊，打一辈子工，打工还掏力还受罪。”（严春莲201802）根据邓大才对三代农民工从业类型及打工逻辑的分析^[17]，本文中有些学徒的父母当属于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出去是为了挣钱而不是生存或者融入城市，因为他们学历低，又没有技术，所以只能干“掏力”、“没有自由”、“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而为了使子代进城时更有可能获得一份不那么辛苦的工作，习得一项技能无疑是一份重要保障。

2. 长久稳定的手艺人

（1）长久稳定：啥时候都离不开

我感觉理发这个行业好，就是跟大家吃饭一样，这个行业以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行业只能说以后越来越好，有需求，大家都要剪头嘛，肯定需求比较大的，这个行业肯定一直都在。（吴阳201709）

你看现在吧，像泉领他们这种初中以下的，除非你学个理发或者别的，因为你没有文化，你就好比说现在像我这样去卖服装，只吃青春饭，可是等到30岁过了之后，人家有可能就不会要了。”（万琴201705）

通过上述吴阳和万琴对学手艺的解释，他们追求的是以后生活的稳定，拥有一技之长使得他们在年轻时可以去做那些不需要技术挣钱多的工作，而当年龄优势消失后，他们仍有技术可以傍身。比如万琴现在在北京一家高档服装店里做导购，每个月工资不低，但她认为这是青春饭，到了30岁公司就不要了，可是她觉得自己有裁缝手艺，以后开个店专门给人改衣服、剪裤腿也能生活得不错，就算暂时开不了店，仍然可以凭借技术进厂里做技术工，而不会因为年龄的问题受太多影响。在百度贴吧学徒吧中也有很多人在上面发帖告诫青年人“趁着年轻一定要学一门手艺，我跟你说几样你看看感兴趣了就去学，厨师、修车、理发、开车、装修等等，都很累很苦，但是你要坚持下来，不然等你到了我的年纪还是无所事事还是迷

茫”^[18]。

（2）想象的未来：自己当老板

邓大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的期望值较高，他们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短期的现金收入，他们是为离开农村而打工，为了自己的前程而打工，为积攒进城成本而打工^[19]。对于选择了做学徒的农村青少年而言，在做学徒期间他们的工资很低，大多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有的甚至还要父母的接济，他们忍受短期内的经济损失，是因为更期待未来的发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着自己的开店梦想，“自己当老板”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

感觉厨师饿不着渴不着，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又好吃，以后开个饭店，就去学了。（亚晨201705）

那时候我想着学成以后自己能开个修车店。（武杰201803）

我当时就是感觉能多学点东西，自己以后开饭店，并不是说给人家打工一辈子这样。（夏军201708）

“自己喜欢”、“不太累”、“能挣钱”、“不能打一辈子工”，这些农村青少年及其家庭在做择业规划时不仅仅强调实用，还要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学徒有明确的上升空间，在他们的话语建构中，普遍认为学成之后可以自己独立开店。从农村出来做学徒到最终独立开店成为老板，这种面向未来的职业规划，从家庭代际关系上看，既是职业的转换，又是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还是从农村到城市的途径，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期待，而习得一门手艺，凭借一技之长在城市工作，则为这种理想加上一层保障的砝码。

（3）话语中对风险的忽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首先把手艺学好，我觉得就想把这些东西学到位，之后开店没有什么困难，这个路就会很顺利。（吴阳201709）

在他们看来，做学徒学手艺的道路是坦荡的、宽阔的，然而言辞间却忽视了做学徒的风险。笔者通过对这些学徒的访谈和观察发现，学手艺至少面临着三种风险：一是身体上的风险，笔者注意到学厨师的亚晨、泉领的手臂上都有多处烫伤，“长时间掂锅胳膊疼，五十岁以后胳膊都举不起来”（亚晨201705），“前两天那个钣金，就砸着脚了，缝了好几针，喷漆也属于慢性自杀”（武杰201803）；其次，他们还面临着学艺失败的风险，无人确保他们一定能够学艺成功。对于失败的风险，他们往往运用个体化的技术，将其归结为个体的不聪明、不努力、不善交际。今年

已经是栾葵学修车的第六年了，据他的母亲说现在他主要还是干钣金和喷漆的工作，真正的修车技术还没有学成，但其母亲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不会跟人打交道，如果换作栾葵的哥哥早就学成了，修车学徒武杰也有着同样的看法。

问：有没有学了几年学不会的？

武杰：学不成？我感觉你要是使劲学的话，得看自己努力不努力了。除非他是干着干着不想干了，那不算，就没有说学不成的。（武杰201803）

最后，在学徒及其父母对学成手艺的设想中，往往夸大了学手艺成功后独立开店的可能性，把开店当作自己的目标，甚至当作学成之后理所当然的结果，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学手艺的风险。掌握了手艺只是未来受雇于自己的条件之一，资金、管理、市场等都对开店成功与否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比手艺本身的影响更大。在所访谈的学徒中，最终能实现自己开店目标的很少，夏军和泉领都进行了开店的尝试，但由于各种原因都以失败告终，开饭店并没有原来设想的那么简单：“我开过两次饭店，自己开饭店，管理各方面你都得操心，而且你得有人脉关系，你得有这个资源，我说这个资源就是厨师啊，打荷类啊，各方面你得有人。”（夏军201708）

夏军现在转行做了医药代表，泉领依然往返于各种饭店凭借手艺工作。但开店仍然是那些没有经历创业的青年学徒对未来生活工作的一个美好设想。

3. 松散不实用的中职学校

研究学徒不得不提到另一种更为普遍的技能习得方式——中职学校，中职学校在他们的话语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既然选择了学手艺，为什么没有选择进入一种更为正规也更为主流的职业学校进行学习呢？

（1）实用的职业标准：学校学的是理论，我这是实践

在农村青少年择业标准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用”，在问到他们学手艺为什么不选择去职业学校时，他们的普遍回答是“学校当时我也打听了，基本上去学校出来之后还不如我这，因为学校学的是理论，我这是实践，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实践比理论还重要，理论属于管理层的，但是我们这一行靠手艺吃饭。你就是在学校学完之后也是分到饭店实践，是一样的，我只不过是跳过那个了，是有人带，直接过来实践。”（泉领201705）

我记得那句话咋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修车的话，每天修车厂流动车辆多，特别是修车这个行业，你在学校根本学不到啥，因为修车你在外面它是无限范围嘞，学校里边它都有个圈子罩着，你只能在这一个圈里面。（武杰201803）

他们不管是亲自去技校考察过还是基于道听途说，大都认为在学校学手艺是不行的，还是得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学习。而找工作时他们没有中职学校经历和中专文凭，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次要劳动力市场对手艺本身而非学历资格证书的看重更加深了他们对中职学校的刻板印象。现在你去应聘，没有看你证的，就看你手艺，剪个头发看看嘛。（吴阳201709）现在厨师证不流行，出去找工作就试菜嘛，看你手艺嘛，看手艺谈工资，如果你去哪个饭店应聘，炒几个菜，老板一尝一吃，然后就谈工资，谈你这个手艺值多少钱。（泉领201705）

（2）需要磨炼品性：学校难当管教之责

选择做学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职业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抱着怀疑态度，有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农民工子女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接受职业教育，但毕业后则进入低端企业从事低技术含量甚至无技术的工作，“混日子”成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日常生活的常态^[20]。在他们看来，与职业学校中懒散、宽松的氛围相比，学徒的师傅就更为严厉，家长也是考虑“当学徒能磨砺孩子的品性。”（李邵梅201708）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做学徒的目的不仅仅是习得一门手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农村青少年在离开学校时年龄较小，需要一个能代替父母管教他们的人，因此师傅还承担着管教的责任。在他们看来，中职学校“松散”的管理很难达到“磨砺品性”的目标，而做学徒就意味着在工作中学习，在社会上学习，“学徒是很苦的”，做不好是有代价的。

你第一次做不好，师傅不太说你，会给你说应该这样这样，但要是下次你还做不好，那师傅就要骂你了，怎么还做不好呀，先停你一个星期的干点别的！（吴阳201709）

相比在实际工作任务中学习的学徒，职业学校就比较宽松，当然这宽松的管理在他们看来也意味着技能质量的无法保证：“在学校学不学是没有人管的，最起码不会有人逼着你学，去学校学厨师就去玩玩，那能学多少东西呀，都是玩不用干活知道吧？”（亚晨201704）万琴也有类似的说法，甚至将去职业学校等

同于享受。“我想的是我刚从（普通）学校出来，怕我自己吃不了苦嘛，我就想先干一年学徒，要不然我刚从学校出来又去另一个学校享受去了。在学校里，老师顶多批评教育你，他也不会咋着你，也不会扣你钱，也不会罚你钱，你在店里就不一样了，在店里老板不满意了就会扣你钱。好歹先磨炼一下我自己吧！”（万琴201705）而家长中间也不乏担心“不敢叫他去职业学校，别最后技术没学会，跟着一帮子学生学坏了。”（梁素兰201803）在他们看来做学徒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混日子”的问题。

上述学徒及其父母通过对比完成了对两种不同的技能习得方式——上中职学校和做学徒——的话语建构。他们将做学徒建构成实践导向、磨炼意志、学真本事的途径，与此相对应的职业学校在他们的话语中被建构成管理松散、空谈理论、混和享福的地方。

五、结论与讨论

对于过早离开教育体系的农村青少年来说，无论是主流话语还是主流话语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为他们所塑造的选择空间都是比较有限的。他们话语中的复数修辞以及个体话语与主流话语之间的高度互文性，都体现了他们对这一有限选择空间的认同。但本文的这些农村青少年既没有选择更为常见的打工也没有选择更为主流的职业学校，而是选择成为一个学徒，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青少年也有一定的主动权，他们运用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通过对打工、做学徒以及中职学校进行不同的话语建构，也在真实的话语实践中不断进行比对和选择，而选择做学徒之所以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且较优的出路之一，主要源自他们对于学艺成功之后美好生活的想象。

本研究的农村青少年与保罗·威利斯的著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的小子们有着相似的处境，一样处在社会结构的底层，被主流的学校教育所排斥。但是与小子们自认为已经洞察了学校教育的谎言后对文凭所持的轻蔑态度不同，本研究的农村青少年虽然大多没有能力在普通教育体系中取得成功，然而他们依旧认同文凭在实现阶层流动和美好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这一认同，所以会因自身没有文化而自愿被限定在社会主流文化为他们构建的一个有限的选择空间之内，在这一空间中，他们努力做

出一个更有未来保障和前途的选择,而成为学徒为他们提供了这一希望。如果说小子们是“洞察后放纵式的反抗”,这些农村青少年更多的是“认命后努力的突围”。更进一步地,小子们的反抗却仍旧没有逃离落入再生产窠臼的命运,而抱着美好未来想象却忽略风险的学徒选择能否让这些农村青少年真正实现突围呢?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2018年度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X2017005)的研究成果]

汪冰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汪永涛

参考文献:

- [1] 刘成斌.农村青壮年辍学打工及其原因[J].人口研究,2014(2):102-112.
- [2] 熊静,单婷,钱梦菊.农村青少年的辍学行为研究——基于家庭文化资本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16(3):49-55.
- [3] 刘文利,姜景一.贫困地区农村校外青少年出路和生产技能需求状况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07(8):32-36.
- [4] 罗海燕.断裂与选择:农村青年教育选择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9.
- [5] 关晶,石伟平.现代学徒制之“现代性”辨析[J].教育研究,2014(10):97-102.
- [6] 陈俊兰.中国学徒制的现实与运行机制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1(33):19-22.
- [7]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18.
- [8] 朱虹.打工妹的话语策略与城市适应[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4):133-141.
- [9] 刘晗.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控制与反控制[J].兰州学刊,2010(4):204-208.
- [10] 但昭彬.话语与权力:中国近现代教育宗旨的话语分析[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20.
- [11] 王熙.批判性话语分析对教育研究的意义[J].教育研究,2010(2):41-46.
- [12] [15] 王熙.篇际互文性分析对教育研究的借鉴意义:解读身份认同的新路径[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4):106-115.
- [13]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32.
- [14] 郑乐平.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5.
- [16]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the Novel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9: 37.
- [17] [19] 邓大才.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逻辑——劳动力社会化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战线,2008(9):83-93.
- [18] 学徒吧.找师傅[EB/OL]. <https://tieba.baidu.com/p/4718236828?pn=2>, 2016-9-26.
- [20] 周潇.从学校到工厂:中等职业教育与农二代的社会流动[J].青年研究,2015(5):22-30.

(上接第56页)

- [19]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20.
- [20] [丹]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
- [21] 王昕.深度访谈中的“主体间性”:意义与实践[J].青海社会科学,2013(3):121-124.
- [22] 金耀基.中国人的隐私权观念[J].明报月刊,1994(2).
- [23] Jourard, S. M. 1964. The Transparent Self [M]. D. Van Nostrand Company.
- [24] Wheelless, L. R., & Grotz, J. (1976).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ported self-disclosure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338-346.
- [25]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6] 凡菊,姜元春,张结魁.网络隐私问题研究综述[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31(1):153-157.
- [27] Westerman, D., Spence, P. R., & Van Der Heide, B. 2012. A social network as information: The effect of system generated reports of connectedness on credibility on Twitter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1), 199-206.
- [28] 靳翠萍.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J].江汉学术,2008,27(2):101-105.
- [29] 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5-16.
- [30] 赵万里,李路彬.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评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26(5):87-93.
- [31] Hoffman, D. L., Novak, T. P., & Peralta, M. 1999. Building consumer trust online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2(4), 80-85.
- [32] 姬广绪,周大鸣.从“社会”到“群”: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J].思想战线,2017,43(2):53-60.